

田

亭

草

烈婦孫氏誄有序

夫委質不貳臣之貞也從一而終婦之烈也
我冠簪譚引古昔而劇秦美新覲顏於龔勝更事十
主負愧於姚洪冒寵一時貽譏百代矧閨房脆質膏
沐弱姿鴈贅雖陳衿襦未結而克堅矢死之志守同
穴之盟斯不足砥礪世風垂庥彤管哉烈婦孫氏幼
習詩禮長嫺姆儀父母通蹇修之言納吳生之聘屬
實沉爲崇梅實愆期困膏肓以弗痊嗟湯炳之莫奉
爰乃奔喪拊柩假寐枕苫比屆三旬遂輕九死向舅
姑而永別掃閨室以更衣闔戶雉經游菟川逝有司

遣官解其縊得帶中片紙云男人莫近我身女人莫
啓我衣其遠嫌厚別至死不亂如此觀風使者上其
事于朝 天子嘉其貞良錫之旌表用以獎幽潛之
懿闢廣厲之門蓋聞壯夫死孝手劔父讐徵士幽棲
不事二姓文人爲之作誄歿世永而遺芳豈以女流
獨闕斯典黃生與烈婦同里爰作誄而敷之詞曰蕙
蘭易萎松栢後彫金石可鑠女貞弗搖人固有志柔
質剛標貞心宛結偉節岩堯夙繫赤繩既字君子陽
九遭厄河清罔俟劔弓喪雄射誰獲雉泉壤重隔巾
櫛靡侍縞素擗踊涕淚漣瀾願赴几筵少飲桑漿興

言在途厄者在傍絕粒呼號旦夕徬徨義士掛劍董
以心許矧許以身詎忍它與死也全歸生乎逆旅六
尺何愛九原非楚長訣膝下往即總堂青燈一慟聲
隕秋霜尊嫜在上姑妯成行環視泣慰盡焉推傷真
獻既伸吸喘僅續不為全瓦寧作碎玉抑叩蒼旻遍
拜戚屬一夢夜臺冥歌黃鵠同室歿後還尸生前心
同皦日誼薄雲烟孤鸞不舞化石彌堅雙鸞時見絲
蘿連綿我聞自昔柏舟矢節范史而後閨懿具列慷
慨從容於茲爲烈幽荃可理餘芬難滅嗚呼哀哉成
仁取義貞臣捐軀衣帶片楮偉矣丈夫臣道妻道隔

世同符俯視蔡琰雲霄泥塗嗚呼哀哉仁里咨嗟逃
邇奔赴襚贈爭投實騰聲附赫奕恩綸傳徽竹素
生短名長千載旦暮嗚呼哀哉

楊戶部誄

萬曆甲午秋九月南京刑部主事原白楊君卒于官
邸其孤宏道以臘月扶櫬抵里友人黃鳳翔長君二
歲業同經師同門友同社游泮同年締異姓兄弟之
雅黃生成進士二載君始舉于鄉五上春官弗第就
教羅川遷安東令凡五閱春秋奉璽書召陟今官一
疾遽仆貧不能殮黃生追懷疇曩良切悼傷念潘安
仁之誄楊仲武韓昌黎之哀歐陽行周咸勒篇章以
寄忱怛雖愧不文忍忘斯誼爰作誄曰伯起四知公
權貞約楊有聞人為世代嶽君其裔即克踵遺履名

位雖懸素修瑩灼蚤譽藝苑駿發鄉闈含章振藻實
騰英蜚青紫芥拾駟馬題歸厄于數竒壯志竟違釋
褐銓司正席泮水經學湖蘇雍容槐市桃李春妍菁
莪風被鬻舍無羶譽髦頌美晉綰墨綬于彼淮南濱
海一同彫瘵靡堪痾在厥躬如焚如惓治不卓魯誓
有餘慚煦沫撫摩餐冰茹檠政治桑麻恩徹肺石昔
也懸磬終焉露積鸞鳳媿仁甘霖飫澤賢聲踔絕使
續交駁九重采績徵書燦煌烏鵲遶車稚耄趨踴愛
存國像思永爰棠陟明有典司刑留甸方騁驥途忽
推鶴箭迅畧傾西流光逐電橐無遺金篋惟黃卷鳴

呼哀哉黔婁布被莊叟敝裳蔬水食貧乃士之常君
貧于宦囊如秋霜史雲仲卿實惟鴈行嗚呼哀哉翻
翻丹旄跋涉原隰零露朝晞淒風夕急鶴鷄誰群寒
鳥抱泣岩谷振號淚雨霑濕嗚呼哀哉素業具在善
慶宜延驂騶充廐芝蘭盈前騰踏芬芳龍驤蟬聯君
居九京倘亦莞然嗚呼哀哉言念舊執于今有幾晨
星參商杖屨孰倚奪我良朋溘焉長已至戶視席都
自非是嗚呼哀哉

祭尚書黃葵峯公文

申甫降神於崧岳傳說乘化於星精自古賢豪應時
挺生出處關世道之隆污而存沒備人世之哀榮倚
與維公川岳胤靈其勲猷德望倬矣古人之與京粵
自弱冠登朝鳴琴壯邑政追卓魯譽洽百城司諫垣
而獨持謇諤歷藩臬而久著英稱仗鉞栢臺曳履台
卿蓋從筮仕以迄宦成寧孤根而蟠鬱耻附蔓之崢
嶸貞操峻節茹蘖餐冰酌貪泉而覺爽處脂膩以逾
清逮乎抗疏勇退歸老茅衡懸車高卧休休名亭日
戲門而掃軌心泊然其無營東山繫望蒲輪就徵方

逡巡於弔路尋謝即乎鷗盟杜祁公之舊廬重蔽風
雨鄭康成之著述充溢笥滕廼至衛武抑戒萬石家
法尤凜若座右之箴銘公雖退處岩壑而海內詢其
起居鄉邦視爲典刑謂後車之載未晚 存問之詔
旦夕且霈於彤庭天胡不憇遺一老遽溘然不起而
還真冥冥嗚呼古稱蓋棺事定公今全而歸之已足
畢公之生平顧惟哲人永逝耆舊凋零縉紳戚黨有
淚如傾矧某等日奉德誨方望公爲標表而式公如
準繩倏爾聞訃怛心驚肅陳蕪詞用佐壘觥愧着
核之不腆聊以展茲微誠

祭洪太學文

憶昔總角同業弱冠結社公銳氣闕才方且騁康莊
之驂騑陳清廟之瓊掌既而蜚英詞囿受餽黌宮一
時比肩對壘之彥其誰非歛衽讓路者顧久蹟於棘
闈仍戰藝於上國竟弗遇孫陽之一眄徒爾哀時命
而弔屈賈今賢胤已矯翼鵬奮矣此日騰騰景象若
旭曦之必中青陽之必夏即古稀之歲一望非遙胡
數年之不可假耶以公之襟度坦夷器資醇雅其雍
容鎮定如萬斛之橐籥其謙冲挹損如江河之善下
乃穠叢既不逢其年式穀復未食其報何令德之靳

於純嘏耶噫嘻自古達人以天地爲洪爐萬物爲一
馬浮游等諸虛舟在型耻於躍冶公自數年來捷戶
寡接冥心內照日娛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豈其
三生幻漚猶耽戀而靡捨又奚煩吾儕較量營度爲
公悵悵也惟是德音既邈知交日寡獻壺漿於几筵
罄微衷而摠瀉

祭趙民部文

造化之陶鈞萬有也。或此豐彼嗇，或此低彼昂。豈惟賦畀各異，即一人之身，其遭逢究竟亦錯糅而靡常。公起家甲第，無憂作述，幾於得全者全。昌一官偃蹇，抱疴自廢，又阨於夙志之弗償。藉令酌此挹彼，孰辨夫毫末大而泰山小，尺有短而寸有長。公胸懷坦率，性質剛方，行必循繩蹈矩，言若傾溜倒囊。知公深者謂古遺直，知公淺者謂古之狂。當其筮仕邑宰，矢志砥礪撫字，勞心蓋奮然比跡於昔之循良。顧慕任延之不阿，傲翁歸之鋤。姦竟橫中，萋菲而塌翼靡颺典。

日
教醫洋稍遷胄學珪璋譽髦棧樸宮墻凡遭延幾十
載乃始列粉署而為郎亨途在前倏爾引疾人謂鵬
翼暫息扶搖有日詎意終壑舟之夜歲憶不佞與公
周旋握管角藝譚天飛觴逮乎後先宦轍中外萍判
即辟雍共事董半閱於星霜自公謁告余亦里居曾
不得向白蓮香山之社相與朝夕徜徉惟兒某公婿
也登堂問疾剝聞公動定為獨詳公今逝矣雖素車
易赴而斷金難忘嗚呼人世之亨屯浮生之聚散自
古如此又奚塵嘆逝以悲傷聊陳蕪詞侑以清漿公
之精英靈與猶依依乎趨庭之隙三槐之堂

祭兵憲東吳王公太夫人文

吾海濱士民遙戴太安人猶大母也蓋自兵憲公持
斧擁旄填撫茲土其陳綱肅紀屹如喬阜其詰戎飭
備綢如戶牖諸所訓育譽髦噢咻黔庶者蒸蒸甚厚
橫壑閭閻咸謂唐室十道之使未足爲公儔耦相與
遡麟趾於芳原尋鳳穴於丹藪恒昕夕凝睇高堂僕
志同聲而祝壽考迺茲雲輶促發萱室長扃訃音倏
聞咄嗟衆口遂令春不相杵巷爲罷市深山窮塢之
釋羣羣然號籲而奔走竊聞兵憲公之拜命而南
也翹望白雲疾驅馬首慮崦嵫日逼則日頓頽慈闈

願擁班瀾娛左右而太安人申以教忠督以簡書諄諄然命之曰兒安得爲老身解綬也今兵憲公奉慈訓有大造於吾郡矣其駿豎渥澤實足貽母不朽太安人且忻然含笑九京即萬有千歲較之亦孰暫而孰久惟是東吳之寶婺沉輝閩海之福星弗守而兵憲公方躡踊號慟如不欲生東帛辦香悉謝不受俾我士紳睠戀私衷竟付之烏有也拜瞻几筵虔醴酒哀些片詞聊以藉手嗚呼

祭左使洪心菴文

公於不佞角州之友藝圃並馳青雲在肘鄉書計偕
昕夕聚首余既先鞭公乃晚就間嘗同朝周旋匪久
公蒞臬藩余卧甕牖時聞德音琳琅瓊玖其人則遐
今無何有公之德性玉質金相公之意氣磊落軒昂
武陵曳綬雉吻鸞翔梁有懸魚野有甘棠爰奉徵書
登于天閭天磬衷赤仰禪垂裳時揮白簡屢進皂囊
蹇蹇諤諤直聲斯揚世或醜直一麾海國禁闥誠親
淮陽不薄惟命是從東西南北旬宣露濡秉憲霜肅
望實方隆長藩楚服建旄開府旦暮攸屬遽昇箕尾

不返琴鶴湘流含咽衡雲冥漠憶公貽書擬賦歸來
桑梓在眸厥思悠哉寰宇多故廊廟需才豈使賢豪
獲隱蒿萊高堂健飯濛汜奚猜詎謂炎曦遽掩沉霾
遥遥岵岵寂寂夜臺簡書遺憾亦孔之哀公有令子
足代孝養英姿夙抱風氣直上孫枝玉立鄴架無恙
獨脫凡塵永超幻障嗟我石交辰星相向日益寥落
靜言怊悵穆牙輶車薦此俎釀丹旒飄風葛陂投杖

祭憲副張澄江文

公今騎箕尾而長逝駕霧轂而遨遊矣公之自滇南
賦歸也洛社香山無公之跡鍵戶掃軌斗室委蛇謂
方習喬松嘘吸與偓佺棲遲胡溘爾長逝杳不可追
耶公髫年英瑋雅爲當道所知旋構家艱屢窘數竒
間關跋涉羈縻嶺表乃始領鶚薦而對龍墀蓋動忍
久而增益多天之困公實爲降大任之基以故公操
履修潔胸宇坦夷識沉涵而遠灼才揮霍而若馳屬
清卿分邠政其聲華倬茂蔚然卽署羽儀逮乎出剖
虎符再擁熊麾廉平不苛撫摩垂慈凡在越山之徼

楚水之湄孰不歌安作之五袴懽麥秀之兩岐顧其
磊落自許耻伍韋脂蠅雖點而弗垢市屢謗而見疑
既序遷於臬憲乃忘者復修前郅遂拂衣向闔海之
東籬嗚呼公少壯有惜窮之賦歟歷有未竟之施天
之靡定胡爲乎復斬公以期願公達人也當其風月
滿座醕醑百卮直已瘳彭殤於同盡豈其令怛化者
之長悲芝蘭繞砌玉樹高枝行慰公於地下且屈指
而可期惟是鄉喪典刑士失著龜矧辱託葭莩之雅
誼寧無嘆哲人之既萎謹陳薄奠以薦總惟念意長
而詞短想音容之在茲

祭郭司徒文

唯正人君子之進退關泰運之盛衰矧其存其歿誰
實司之廼施而未究予而倏奪徒令顧瞻世道者扼
腕而歔歔自公踐敫宦籍迄于家居讀禮凡三十三
載于茲矣當其宣猷壯邑簪筆留臺此一時也而旋
以正言外謫人謂公謇諤自遂有朝陽鳴鳳之羽儀
已而賜環舊列載振風紀此又一時也而旋以正言
左調人謂公屢挫不折有南金百鍊之貞姿逮乎漸
躋融顯仰受主知出填楚邦入贊栢府江漢藉以
肅清臺網賴其主持聲實日隆經綸未艾遽已奉諱

南馳矣蓋公之進也人爲世道喜其退也人爲世道
悲 聖天子更新庶政用人求舊起公家食俾佐國
計之司羣情甫踴躍稱慶翹冀東山趣駕而胡昊天
之不憖遺曩不佞竊祿留都過從朝夕彈冠結綬雅
訂心期即于今老廢日願公垂慰蒼生策足夷達其
汪波餘潤猶足庇受粟之支離而今已矣有懷凄惻

釀酒陳詞

祭右都御史沈玉陽公文

今九列大卿有困懇乞身焦唇躄足望放歸若登仙而不可覲者有抱疴求退自願永息故山而九關萬里竟殞軀盡瘁者公丐歸日久迺獲借留臺簡命狎家園薜荔徜徉茗雪之濱怡然乘化而長逝天之厚公於進退始終之間可謂全節純嘏今世寡貳矣公筮仕邑宰服采曹郎民譽蜚騰官評茂異逮其憑熊蒞郡敷歷臬藩宣文武之壯猶撫西土而揚厲晉貳樞府方且藉重折衝咨籌帷幄而偶中流言輪轅中躓既已矢盟松菊絕意榮途顧世方急賢其孰能抑

璠璣於在櫝繫騏驎之六轡也起家奉常晉長銀臺
職見爲出納惟允耳公志在定國是贊廟議凡事關
因革大典治忽窳繫者縷折細陳皆破拘孿之見犯
逆鱗之忌即堂陞金鬻未見采納其白意精心謹論
昌言直可與天壤相敞而公又秉心仁恕雅量弘博
宦轍所經民之攸墜其受天厚祐完璞於進退始終
之間即老氏所謂有德司契者也不佞側耳風猷素
心景企兼令子方伯公督學吾閩陶甄士類光光棧
樸之彥迄于今猶受其賜沿流沂源知風之自生芻
東帛攄誠遙寄公儻其駕霧驂雲悅惚垂蒞乎

祭大叅井義麓公文

嗚呼不佞之託交于公也三十有七載矣自詞館追
隨迄于溫陵會晤其間身世合離關氣運亨蹇迹遷
迭變不甚相寥惟承顏聆音之日少契濶睽隔之日
多其懸殊奚啻什伯祇令懷賢追舊者為惆悵慨噫
焉公旣由閩臬叅楚藩暫憇故里不佞計簡書之有
程期騶旌之促發側耳德音楚天在望詎謂彼蒼不
弔沅湘之掉未泛賦鵬之詠已傳耶曩公以英年碩
抱入讀中祕書也才名籍籍時賢胥歛衽讓左方當
獨步天祿羽籙詞林而吉安多義烈之風力糾權相

禍穿相踵公意氣崢嶸其同玉碎周旋維護不避黨
禍由是出典栢臺尋僉臬憲冥鴻矯翼遂飄然棄紱
冕歸矣已而旋起旋躡或潛或見與時多迂委運無
心前後屏居岩巖數者凡若干歲而物論自定逆經推
轂以有今日間嘗兩司文柄遠在粵黔即多士自慶
得師顧於公宿抱未稱也酬荆璧以連城騁櫪驥於
長路乘除之理有固然者乃夷遠在前而脩濫爾冥
逝天之奪此仁賢一何其遽豈劉孝標所云交錯糾
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一途驗者耶憶溫陵之
別無何而不佞乍嬰痰疾幾填溝壑公為之竦心怵

慮遠問之使絡驛于途手訊之牘稠疊于几骨肉至
愛奚以逾茲今衰憊餘生猶獲苟延人世而公乃先
我長往豈惟素車白馬弗克望佳廬衡岳之雲竭蹶
而奔即欲勒旒誅德據此素衷而迸涕交揮臨牋中
輟者多矣代生芻以束帛陳燕詞而寫哀雖形聲之
翳沒倘恍惚其如來

南院謝政府啓

金陵佳麗實惟豐芑之都玉署清華夙擬瀛洲之勝
睠茲俊秩待彼名流如其者學謝豹窺才同樗散徘徊
史局久慚齊客濫竽晉貳辟雍竊愧越鷄伏鵠方
謂終朝三褫詎期閱歲再遷司篆陪京東壁之光華
如舊繫銜儲案前星之掩暎非遙進無持橐簪筆之
勞雖藉以彌縫其短退有抱槩磨鈆之職亦安能黽
勉厥官自視歛然何修得此茲蓋恭遇老先生閣下
斡旋元化陶冶人群桃李盈門不棄菲葑之下體驂
駟充廐猶憐駕蹇之長嘶遂使輒生謬登華貫紅綃

題署叨宋苑之榮名白首爲郎免漢廷之貽誚逮乎
僕夫既駕儼然篚篚下臨一顧增輝况荷牛朋之錫
寸絲莫報徒懷百結之衷戴德南趨懸情北望已於
六月九日艤棹江臯弛擔留院八磚花影時想像真
遺踪五夜漏聲猶搖颺於夢寐望闕庭而稽首既起
尺之不違向綸閣以傾心詎尋常之知感謹裁蕪啓
仰竇崇嚴

南雍謝政府啓

陪京首善，婉豐鎬之舊都。太學賢關，衍菁莪之教澤。師資攸賴，遴選匪輕。若陽城忠孝，作人斯克。表儀多士，惟韓愈斗山繫望，乃能矜式。一時自古稱榮於今，尤重如某者，行能淺薄，才識迂疎。念昔筮仕詞垣，逮于叨司留署，浮沉竊祿，冒維鷄濡翼之譏，偃仰媮閒。犯伐檀素餐之戒，最宜謹斥。久荷成全，矧再歲三遷。陵躐特甚，而四門六館，表率為難。受寵若驚，捫心知媿。茲蓋恭遇老先生閣下，名世宗工，爽邦哲輔，惇大明作弘。一人變理之猷，集思廣忠，闡衆正登庸之

路既拔茅茹以彙進尤采葑菲而兼收朽木誰爲之
先容謬歸繩斷頑鐵敢期於躍冶過辱鑪錘口以語
心自謂遭時厚幸頂而至踵咸沐知己鴻恩顧奮力
已困于負山而駑質終虞于僨駕恐孤甄擢貽玷門
墻亦步亦趨所賴有前修矩矱爲模爲範猶願承善
誘教言謹托楮生用陳燕鷺臺凝睇儼鸞閣之歸
依紫極馳神瀝丹衷而鳴謝

與政府書

其叨官白下翹首神京每睹時事糾紛頗覺私衷悚
惕夫將相調則士豫附朝廷讓則下靡爭彼元祐紹
聖之交攻固足釀禍即蘇程蜀洛之分黨亦克傷和
詎謂明時開此大釁隨聲者附和見影者生疑

主上聖德日新而乾剛未奮中閣棟燄方熾而蠱蔽
潛滋徒見兄弟鬩牆遂使盜賊伺罅唇亡齒寒之喻
可爲戒心拒虎進狼之憂寧無動念仰惟老先生廓
休休之量持蹇蹇之忠丙吉之冲挹協恭恩怨不形
于口孔明之集思廣益賢愚僉忘其身戾氣漸消太

和默運是 宗社生靈之厚幸冠紳士庶所忻瞻也
竊念某仰承陶埴濫玷高華曩者草率上書辱煩裁
答念鸞鳩弱羽曾同鴻鵠之遊使木瓜微忱獲博瓊
瑤之寵鏤心知感戴德難言伏惟受事至今殊無寸
效竊計曠瘼之日倏閱三時童子何知敢云籌國杞
人過計謬已憂天茲當歲報之期敬上起居之問因
抒愚見仰瀆崇嚴伏願老先生加意停調銷黨同伐
異之隙悉心旋轉爲納牖遇卷之圖 宗社幸甚世
道幸甚

上申相公啓

方今主德清明朝綱振飭桑林虔禱弘濟涸轍之生
牖戶綢繆預軫復隍之慮邊疆凱捷由內順則外威
世路康莊蓋小廉而大法士紳快覩海宇歡騰咸謂
上有堯舜之君寔由下有臯夔之佐即逖居巖穴尚
拭目而觀太平矧邇列簪纓尤傾心以濡德化無恒
安處誰敢言私某謬以菲才叨膺冑教深惟僨轅之
懼適構采薪之憂留都清議最嚴寧容素飽國學典
司特重詎任優閒用是請告闕廷願獲養疴林壑
事非得已情切戀懷伏蒙授意銓曹需恩綸閣特原

曠瘵之罪俾安靜攝之圖兼枉瑤函過屋溫諭凡此
殊常之大德皆非薄劣所宜承雖鉛刀一割之能靡
克効於既往即駕馬十駕之力敢永棄於將來矢竭
捐糜仰思補報蓋自奉 旨以後迄于供職之時偃
卧荒邱復幾閱月黽勉師席已逼初秋觀聽園橋終
覲顏而弗稱支離受粟縱攘臂以何為匪仰藉於陶
鎔恐莫逃乎輿議重陳無啓用展謝忱

賀王相公啓

北闕宣麻占泰階之聳擢東山勸駕快師望之咸孚
世道維新巖廊有慶仰惟老先生閣下兩儀正氣一
代偉人煥華國之文章聲高藝苑蘊格心之學術忠
洽宸帷德望夙著於冠紳人情久賢於夢卜顧貞標
邁俗方厭樊籠而直道迂時遂甘林壑千駟弗視婆
娑爛綵之懽萬鍾何加偃仰衡門之適百世之綱常
攸賴一時之名實咸歸譬則瑞鳳祥麟聞者快覩亦
猶泰山北斗仰之彌高屬 聖明側席之求采公卿
在庭之論起自家食輒已晉陟台司錫以蒲輪俾之

過登揆路蓋與天下共憂樂方厚望於謝安而舉
社稷繫安危將倚毗於裴度乃茲爰立盛典僉云亘
古稀聞豈惟應五百年名世之期抑亦覲數千載非
常之遇旒旗之戒發何日善類已側耳而彈冠袞繡
之披拂方來群黎且舉手以加額矧叨聯館職曾奔
走於下風即迭聽廷綸倍懽欣於恒品盈盈一水莫
遂鳧趨耿耿寸心有懷燕賀謹裁蕪啓用傾葵藿之
忱尚覲海涵俯鑒涓埃之念

請告啓

竊聞恭著彙征之象，蠱垂高尚之爻。去就何常，等虛舟之不繫；行藏惟遇，付逆旅以無心。若身處熙朝而口譚巖壑，周伯况窳居偃蹇；議者直指其要，君鄭仲虞屢病乞骸，達人且謂之忘世。事屬矯激，行匪中庸。惟遊子動瞻陟之思，曲士明止足之分。或忻板輿在御，長賦閒居。或羨烏鳥棲遲，蚤辭榮祿。雖無關於大節，實可憫之至情。伏念某學術粗疎，性資黠淺。辟靡司教，橋門之觀聽何戡；函丈振衣，桃李之栽培靡効。方矢心以圖報，敢卻步於清時。胡自客夏以來，頓起

故鄉之念瞻雲永嘆解組是甘自惟物望素輕無覲
終南之捷徑職司頗重非羞彭澤之折腰婚娶未畢
於向平避人焉往祿養有同於毛義捧檄奚辭揆諸
恒情實非獲已但高堂白髮遙隔一天客舍青衫倏
過十載戲綵之私未遂倚閭之望方殷身匪生於空
桑亦有顧我復我之愛心已動於噬指特厘以喜以
懼之懷用茲叩瀆楓宸願丐歸依梓里仰惟老先生
閣下幹旋元化鼓鑄太和八元八凱之奮庸已兼收
於世用匹夫匹婦之不獲猶復引爲己喜了爾軀生
頽然朽質雖嘗蒙菲葑之采滿凝濯磨無柰睽救水

之歡構成沉痾伏乞垂情軫恤弘施綵筆之春曲意
陶鎔俾就萱堂之養恩同覆載澤比生成某無任感
激之至

賀郭東野相公啓

伏以天惟純祐是生名世之賢國有老成實繫具瞻
之重豈必身居廊廟乃簡在于帝心第令跡隱江湖
亦允孚乎輿論故宸衷之垂眷於典禮爲特隆仰惟
老先生閣下嵩嶽孕祥昴精降瑞起詞垣而登台鼎
勲猷倬著兩朝遺簪紱以卧林樊清德足師百世道
遙山水雅尋白社之朋表率鄉邦隱負蒼生之望富
鄭公歸休西洛朝廷猶倚爲安危裴中令退處東都
商咸知其姓字鶴筭崇躋八袞鴻名上徹九重軻
氏謂達尊有三于今咸備箕疇之歛福允五推壽爲

先考据禮經重憲老乞言之典爰厘詔命隆遣使存
問之儀如絲如綸爛然十行賜劄執醬執爵恍若萬
乘親臨懽心共洽於士紳景耀足傳于惇史某詞林
後進春省備員側耳芳規祇切步趨之願快瞻盛事
不勝踴躍之忱謹玆燕言聊申燕賀臨啓無任翹企
之至

答喬少參書

世有希心桑孔藉口周官者動必曰通錢法自京師
逮郡國方起冶鑄之局冀泉貨之流名似可喜實則
窒碍閩治局亦適興矣閩天下一隅也泉又閩一隅
也何足掛人牙頰不佞請廣而籌之夫掌握之物足
富十世歛之逾輕而為利逾博盈貫之貨徒累筐篋
積之甚重而為利甚微此雖塵視金玉者能辨之今
中外縉紳遠近商旅東西南北馳騫靡常有挈泉貨
迭來往者乎廣市田宅交通財幣有權泉貨相授受
者乎惟是百官俸給循例搭配朝出諸內帑夕流於

闕閭間所貿易不過庖俎七筋之需已耳又一出而不復返乃嗷嗷號於人曰錢法斷在可行不惟欺天下亦自欺矣矧天下郡國有行前代古錢者有行國家制錢者新錢擁則舊錢廢是爲巧奪民利而使國家法令不信於黔黎昔周景王將鑄大錢單襄公爭之曰廢輕作重民失其資將匱國用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其竭也無日矣此今日鏡也若夫盜鑄之姦熾於建元迭更之弊繁於孝建公私耗蠹爲害不可勝窮愚謂法令頒自朝廷權宜裁在有司其平日行錢郡邑即罷勿鑄亦未爲廢格詔

條不佞管窺株守非達時務者仰承明問輒獻罪言
皇悚皇悚

荅黃孔昭山人

得羅浮所寄手札知足下方卧龍華寺挹錫杖泉尋
葛洪丹砂遺蹟捧讀佳咏則揮烟屑玉飄飄欲仙而
潘參君書至云足下引嫌謝客晨起輒披衣躡屐與
樵牧爲儔即荊州之酒廬山之犢要諸途中均逸而
避之諸意氣相傾慕者咸竊議其固愚謂此等舉動
卓見高誼超然塵壒之表豈恒情所能窺者夫唐人
以詩賦取士之士之干謁主司徼榮青紫匪是無以爲
階梯故居則結社出有行卷競雕鏤而程工拙凜若
挾輶對壘甚則俛首殿樓之下聽豔婦品評墜紙紛

紛爭拾而覽之幸其不至飄落以覓榮進品格之卑
至此而詞章之美乃稱盛於一時自大曆以還則望
大廈而羨巢燕履危冰而嘆寒驢諸如此類皆呼號
乞憐瑣尾特甚較其詞翰亦與品格俱劣矣足下澹
然無求於世茲行也直爲藩叅君隻身之粵滿擬過
歸旅况寂寥相携爲侶羅浮洞天之勝願得閒一縱
遊耳即與諸豪俊往來上下亦可商榷文藝唱和詩
篇顧一日猶寓官邸譬諸鳳凰在笈終然羈絆未宜
逐海濱鷗鳥相與翱翔計足下自有定見必不以疾
固自阻撓也草草奉復晤對非遙行且勿吝示我

答張伯揚山人

承來教品評風雅上下古今最爲詳核且譚及詞人
相軋之態深慨世途荆棘人情魑魅以爲懊嘆此事
直可付之一哂昔建安七子濟濟同朝互相賡唱間
有高自標許者而不相媚忌沈宋李杜各並興一時
振藻齊聲吟壇宗尚張燕公獨推沈第一宋不哆口
爭也而白也詩無敵之句識者至今頌焉謂杜子美
之善讓名夫瑩璧並櫝明珠滿握自有定價奚妬相
形譽人即所以自譽也近世學士之相詆訾者始自
李何彼其初評藝相切磋締交相懽洽逮乎才名日

起眯目簧舌之子遂諛奉構煽之於是搥管爭名互相彈射繁言累牘不啻懸書國門要其指歸祇逞銳筆端紛紛舌戰而欲拔趙壁之熾壓祁山之壘斯已難矣柳子厚有言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凡才士論文而不掉輕心作矜氣者吾見尤罕矣何者以言之易也究其病在自坐百尺樓而欲卧人牀下則立論不得不高遂至排擯古人蹈藉凌轢敢爲大言而不顧何仲默貽書李獻吉云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於陶而古法亡於謝夫何氏直堪以詩

鳴耳所論文不必深辨杜子美一代宗工猶然追尊陶謝恨不令渠述作與同遊也陶主冲澹謝主健麗各極所造軒輕實難世之詩人或優陶而劣謝顧善書者不專摹一帖善歌者不專鳴一音李獻吉五言古風有倣陶體者有倣謝體者有明倣而明言之者有不言所以而觸目輒覺其似者縱橫錯綜變幻百出兼於曹劉沈陸各得專詣其七言歌行則挾山茹海之蘊藉駕風鞭霆之才力子美而後並見一人非流覽博洽涵泳功深未易窺其闡奧惟律詩學杜處痕跡太露此仲默影子之譏所自來然其借陶謝以

排獻吉則非也獻吉之古風大而化矣矧陶謝之詩
非可詆訾也旁觀者弗察遂指爲要眇之譚隨聲傳
和直所謂吠雪疑冰矣即杜子美之製作擬古則脫
胎欲僊獨創則飛薨闢天巧人力無庸贅贊及閱
其五七言律詩於大曆十子長慶二氏之體無所不
賅許渾體時亦有之蓋著作既富則體裁聲調自爾
不拘一轍或遠相符契或先得同然猶吹籟爲風附
枝爲萼成聲成色各絕真機有不謀自合者今持論
者擯元白許渾直麾諸玷壇之外顧其爲元白者不
少摹許渾者亦衆且默默自負欲度辟臨前也乃持

論則峭刻如彼私心誠竊非之嘗觀李于鱗詩刪極力淘汰猶錄許渾之作瑕瑜不掩公評具在大都詞人之取則貴高論人宜恕錄長舍短片善靡遺乃爲尚論之法石第尊已卑八節今疵古縱其言出於名公之口初傳之似足聳聽徐按之則爲浮辭爲鑑爲衡付之天下後世非一時意見可得妍媸而低昂之者彼瑣瑣庸流借行卷而踵門盜虛名而倚市所謂賈豎爭言又何足與辨是非也不審足下以爲然不餘待對榻促膝時更罄所懷

與葉惠安

自鳧履蒞惠安而大名滿敝郡矣壬申歲南北往來
頻辱教雅及奔喪抵里承弔承慰執事於僕何拳拳
耶顧僕迂踈守拙不敢殷勤請見非自踈外士固有
交相重者也張太守公素不及識面然此公忠厚誠
慤敝郡著稱邇爲小事獲戾門下其心迹乃有可原
者夫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則古云矣漢之守令據榻
而按王公列騎而挫重臣其權在彼也張太守公老
成人也豈不知大尹之爲尊而敢作無益之謗書以
自取禍哉謗書之騰豈敢有隱於執事謂其出於此

公之親送則入日在上昭昭可白僕自先塋抵家方遣力下棧適有叩門通東者封識甚密比折而覽之則皆謗執事之言而以通邑士民弁其首覽之未竟即已遣人持還而通東之人遠遁矣夫青蠅雖多白璧奚玷執事清節令政有聲八閩豈謗書之所能掩造謗者之心雖狡而其計則愚也張太守公適以事得罪故謗書之罪亦歸於此公據迹而論渠將何詞以解而竊意有大不然者東隣之子與西隣鬪有仇西隣者夜半而剗東隣之戶使其兩相猜疑構爭無已今日之謗書得無類是耶事必有跡耳目難逃當

其邇東遠道之時造謗者亦慮及此矣張太守之釁
端未塞而復以此造覺渠雖愚豈爲此哉古之所謂
大豪傑者蒙謗不辨橫逆不校執事素以豪傑自待
世亦以豪傑相許必不肯指未明之跡爲報復之圖
此公之汲汲於自白亦未爲深知執事者然顧執事
慨然釋念相與更始超然於尋常形迹之外使人知
大豪傑之所作為卓越恒情萬倍也

丁右武節推書

僕賦性慙愚既不能緣馮都以通博陸復不能附執
誼以黨伍文碌碌閒曹徘徊不振當道者卧病床褥
指撫天下事兩京典試擯弗見庸揣其意必欲墜諸
淵乃已顧稔惡盈滿天速其亡嗣事者素頗相知深
爲發憤欲奪試事見畀僕弗願也茲乃獲稍循資次
叨轉一官以不肖之身立於師儒之上誠不知所稱
塞矣今天下事敗壞已極蓋自權奸秉政廣納賄賂
以媚結中官馮藉寵靈以挾持海內逮于將死無一
善言猶且密揭內廷中傷善類而平日爲之黨與者

復厚營免窟高張瓜牙其氣燄聲光令人側目縮手
而不敢犯自古邪臣亂人國家難一二指數未有沒
身之後積威流毒一至此者也嗣事者察小往大來
之機鑒元祐熙寧之禍調停旋轉甚覺苦心未稔將
來作何景象僕素拙宦兼以慈親高年白雲在念不
久當作歸田計耳使至辱承翰念附啓展謝并佈腹

心

與習豫南少司成

王文成公從祀事得旨廷議前奉教謂宜聯名馳
疏贊成盛典時不佞病未能置對近稍能据几親筆
研矣謹以愚者千慮罄所願言不佞黠淺未嘗學問
每遇仁人君子察其天資朴質謂可與庶幾輒引掖
提撕之蘄共遵蕩平臻堂奧不佞亦不敢自弃願勉
承鞭策焉緣積苦肺病相知垂憐者授以二氏之說
竊取其室寂玄同之指昕夕奉以周旋閱兩月間而
沉疴去體乃復念橫渠張子蚤耽佛老一變至道其
精思著述遂與濂洛之教並傳于世區區及此時蕩

滌新聞專精於身心性命猶未為亡羊補牢也顧

又念方今道術昭明如太陽當空即有異論雄辨仰足以噓風喫霧俯足以浮石沉木而不能為斯道障蔽蠢爾疲憊之軀習二氏緒論第施諸攝形調性猶無害道術而有益於微生故心經內典叅同契諸書未嘗去手而亦不敢陳於有道之前懼適燕者之笑南轅守玄者之嘲尚白也乃文成公之學可異焉今夫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曹溪壇經語也文成公謂致知之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一念良知徹首徹尾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孔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皦然爲千古要譚。而文成公言戒慎恐懼則
精住神住氣住仙家長生之說。即在其中。異哉言乎。
彼箠瓢能樂之顏子。豈其懈弛於不睹不聞之地。消
散精神以自歿其軀耶。文成公之學三教合一之學
也。而不可以訓公。蓋嘗留心僊釋。晚年猶明言不諱。
此自其天性高明處。然既力任斯道。毅然續洙泗心
傳。則不宜援彼入此。剖破藩籬以滋正路之荆棘。昔
紫陽朱子不嘗注參同契乎。又不云少年時曾向高
僧叩禪語。應舉時猶用其語。以售於主司乎。至于友
朋切磋師弟答問。則追想二氏。若薰蕕冰炭之不相

入絕不以纖毫夾雜其間此儒林之法門正學之標的而文成公終身汨沒焉胡不以關閩之學反觀之也大學明明德始於格物朱子爲之解曰窮至事物之理以周易窮理解大學格物其意義明晰又非獨創只多一至字耳文成公駁之而自爲說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格物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也夫事物既各得其理矣而後吾心之良知可致不惟先後失次抑且訓詁難曉逮乎辨之者愈詳則其爭之也愈厲又強爲之說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

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憑臆強
辨騁之乎混漭之野逃之乎混沌之天令人眩目駭
心而不可測識夫諸子百家恣其意之所欲言則如
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又如卵有毛鷄三足
馬有卵凡此之類不必詰難亦不必強解若顛倒縱
橫用之以譚道術未可也何者衆實有口審問明辨
雖善遁無復之也顧謂今世之信朱子猶戰國時之
信揚墨其勇於求勝如此不佞閩人也篤信文成公
者必謂閩人知有紫陽而已井蛙之譏所不敢辭第
是是非非真心難昧文成公之言曰良知之明萬古

一日不佞之所依據者此耳夫文成公之氣節功業
一代偉人雖善毀不能掩其美嘉靖初當事者媒孽
之奪其伯爵過也今當事者推崇之欲進諸孔子廟
庭亦過也狂瞽之見聊以就正有道即欲參廷議無
及矣容請間面質之

與鄒南臯吏部

曩承華翰不啻躬聆罄歎綠衰病戲門寡與世接董
一覓便鴻啓謝而山川遼邈未獲再訊興居惟仁文
會約客路佳吟則儼然案頭常自在之今天下人士
覘門下出處爲世道重輕顧明綸竟未肯下也雖然
自古聖主固勞於求賢耳賢者何往不自逸哉藉令
孔孟生當此時亦未克幹旋乾軸以答蒼生不如棲
遲衡泌之爲適矣蘇學憲人歸獲捧讀佳集滿几瓊
瑤論心性則奧突洞開論人物則妍媸如鏡直後學
進趨之的當世得失之林也兩侍御序中有英風傑

氣語時似有之而盛美未颺不佞因不揣荒蕪謬裁
小序竊謂老丈心事如青天白日進退如行雲止水
所爲文章亦似之頗於龍文鳳采窺見一斑第全篇
自覺拙陋耳惟賜教正之幸甚不佞潦倒餘生望古
稀重二載待高賢鄉用之日想已不得躬逢匆匆赤
牘有懷百結

答友人論佛

承教闢佛之說詳矣愚謂佛不必闢亦無庸闢也今
之昌言距佛者謂其棄絕倫彝皈依空寂夫衲衣歸
省載古人贈詞者非一雖云出世未始無親獨其不
畜妻子甘心無後則與吾儒名教異耳孩提之愛以
慕妻子而移報國致身之忠以全軀保妻子而泯家
室之累誠爲不小故佛氏之教悉屏而絕之其苦行
特甚彼鳩摩羅什之娶龜茲受妓女雖聚針進戒
諭徒黨而自背淨偈不可爲訓藉令必戒律嚴行登
伽不攝衾枕無愧雲水在心然後許之持瓶鉢禮空

王則今之削髮披緇者寡矣又藉令緇流中有一貝心
砥行凡塵不染則慧遠結社於元亮大顛從遊於昌
黎清賞玄談足資頤適故曰不必關亦無庸關也惟
如王緇裴休少習儒教身居高位而酷嗜浮屠法妄
欲改廟廊之相登人天之場此則佛家所謂貪癡者
痛關而屏遠之可耳濶論如斯高明一笑

答李生

承貽遠翰示以所刻佳稿僕離舉業將三十年矣睹昔人登巍科享盛名者剗厠氏輒倒其奚囊以廣傳播媒厚利即士人拾其咳唾賈其餘勇亦足策轡雲衢顧不數載遂爲紙上陳言覆瓿棄物矣間有二三名公號稱哲匠從來頌法以爲精光不磨今新進小生亦欲操觚而凌跨之實乃乘時遘會移易觀聽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世乃有高自標鑒互相褒揚目爲百世不朽之業大言無當良足哂也竊謂宜借祖述之一炬掃書肆之連編庶士習可敦浮華盡汰大者

舉業時文也。譬之冠服然，低昂長短，惟時所趨。又譬之曆書，然春夏秋冬，歷盡即置，讀足下諸作，華實相稱，良足刮目。主司來秋高擲，凝眸以俟，然願足下自此韜而藏之，無庸刊刻，即科第後內而服采，清曹外而布列郡邑，亦不必以此糜官俸，費民脂，傾吐狂言，恃在至愛。